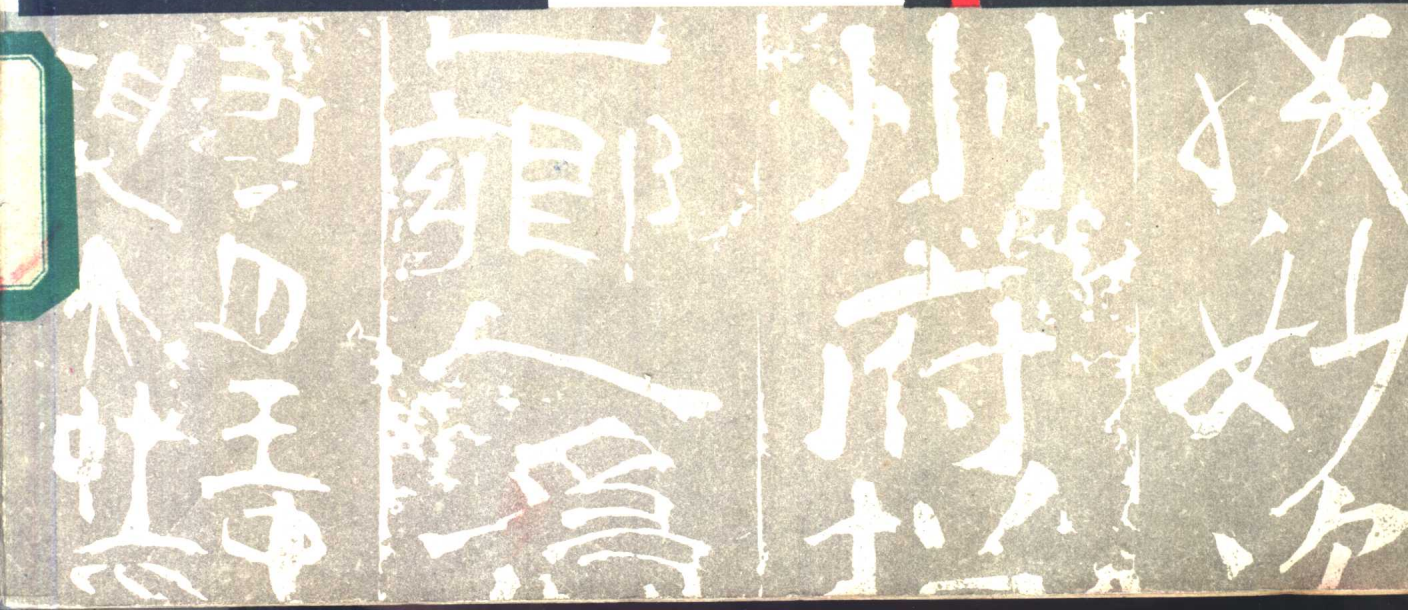


中国历代书法家名人碑帖

初唐四大书法家

周倜 主编

（唐代之一）



中国历代书法家名人碑帖

初唐四大书法家

(唐代之一)

周 倜 主 编

北 京 燕 山 出 版 社

顾 问

沈 鹏 方去疾 黄苗子 王遐举

主 编

周 倜

编 辑

张毓翔 饶祖培

初唐四大书法家

(唐代之一)

周 倜 主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门头沟胶印厂印制

北京市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16 · 9印张

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402-0080-4 / J · 0033 / 8436·46

印数: 1—12000册 定价: 2.95元

前 言

我国的书法艺术，发展到隋唐时代，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鼎盛时期，是我国书法艺术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它与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一起，成为我国书学史上两座并峙的艺术高峰，雄视百代，光照千古。这个时期是楷书和草书两大书体继承、发展和创新时期，其它书体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涌现出一大批书法家。他们都以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书法艺术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犹如灿烂的群星，闪耀着绚丽的光彩，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珍奇的瑰宝，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挖掘、整理、研究、继承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增添光彩。

初唐书法，上承魏晋，下开中唐，在书法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书法家，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为最著名，被誉为“初唐四大家”。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酷爱与提倡，唐朝开国之初，就形成了一个学习王羲之书法的高潮，涌现出一大批书法家，四大家是其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人物。四家之中，欧阳询、虞世南都是由隋入唐的人，早就有很高的名望，入唐后深受太宗的宠爱与尊重，成为他的侍书大臣与书法老师。由于虞世南直接从智永（王羲之七世孙）传授笔法，是王羲之嫡传书派，而且他品德高尚，学问渊博，当时声誉更在欧阳询之上。继起的褚遂良不但是著名的大书法家，而且是太宗晚年和高宗李治初年的重要大臣，他和欧阳询虽然都学北派书法，但为了迎合太宗的意趣，也都对王羲之书法有深入的研究，都能临摹一手很好的《兰亭序》。其后有薛稷，他是魏征的外孙，学褚书而得其神髓。欧、虞、褚、薛，名噪一时，垄断了初唐书坛将近百年，足见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大。

由于初唐书坛深受太宗的影响，唯王是从，王羲之书体君临一切，因此四大家在书法艺术的创新上受到了一定限制。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能够博采众长，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了卓越的书法艺术作品。欧阳询的严谨险劲，“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虞世南的姿媚遒劲，“如罗绮娇春，鸂鶒戏沼”；褚遂良的秀美温雅，“如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薛稷的清虚高简，“如风惊苑花，雪惹山柏”。他们以己之长，各领风骚，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

本书对初唐四大家的生平事迹、书学渊源、书法艺术的成就与特色、传世的碑板墨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均有比较全面的介绍与评价，既有较翔实的史料、逸闻佚事，又有较全面的碑板墨迹选辑，以供广大书法爱好者临摹、学习与研究。

目 录

前言

欧阳询 (1)

《徐州都督房彦谦碑》 (4)

《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 (6)

《九成宫醴泉铭》 (20)

《虞恭公温彦博碑》 (30)

《皇甫诞碑》 (34)

《张翰思鲈帖》 (38)

《仲尼梦奠帖》 (40)

《史事帖》 (41)

虞世南 (47)

《孔子庙堂碑》 (50)

《幽州昭仁寺碑》 (66)

《汝南公主墓志》 (73)

《左脚帖》 (75)

《积时帖》 (76)

褚遂良 (82)

《伊阙佛龕碑》 (85)

《孟法师碑》 (90)

《房玄龄碑》 (94)

《雁塔圣教序》 (96)

《大字阴符经》 (105)

《倪宽赞》 (111)

《太宗哀册》 (119)

《枯树赋》 (121)

《临兰亭序》 (123)

薛稷 (128)

《信行禅师碑》 (130)

《升仙太子碑阴题名》 (135)

欧 阳 询

欧阳询（557—641），初唐杰出书法家，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其父为南朝陈广州刺史欧阳纥，后因谋反被处死。欧阳询由于他父亲的好友尚书令江总的救护，免于一死，后来就由江总抚养长大。欧阳询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然而聪悟绝伦，过目成诵，博通经史。入隋后，官太常博士，李渊把他引为宾客。李渊即位后，欧阳询任给事中。武德五年（622），奉高祖李渊之命，与裴矩、陈叔达等共同撰写《艺文类聚》一百卷。唐太宗贞观初年（627），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世称“欧阳率更”，封渤海县男。卒于贞观十五年（641），年八十五。

欧阳询擅长书法，各种书体都极精绝，尤其以楷书最著称于世，人称“欧体”，或称“率更体”。他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一起，被称为“初唐四大家”，他们共同代表了初唐的书法艺术风格。又因与虞世南均由隋入唐，在初唐书坛上德高望重，被后人并称为“欧虞”。他的儿子欧阳通也擅长书法，父子并称“大小欧阳”。前人认为，他的书法险劲超过二王，“险劲”二字确实概括了欧书的特点。他的字，形态端庄整齐，而不板滞；紧密刚劲，而不局促。用笔刻厉险劲，法度森严，于平正中见险绝。他综合汉隶与魏晋楷书，参以六朝碑刻，博采众家之长，熔于一炉，而又自创新意，独树一帜，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面貌。清代包世臣说他“指法沉实，力贯毫端，八方充满，更无假于外力”，所以他的字锋利森严，凝重沉着；高简中寓浑穆，方正中见姿媚；转折之处干净利索。欧字结体严谨工整，平正中见险峭，字形稍纵长，多向右上取势。欧字极注意笔画间的穿插避就、点画安排，虽是极细小处，也能看出他的匠心。如在竖笔中，除有极细微的粗细变化之外，时而用“悬针”，时而用“垂露”，视字的需要而决定；又如他的钩法多用隶笔，竖钩多用折法，出钩较短，竖弯钩多用转法，曲圆较长，如隶钩挑向右上，形成饱满而稳健的意境。概括起来说，欧字多用方笔，但是又不象北朝碑刻那样过分显出棱角，撇、捺有时用圆笔。结体稍长，分间布白整齐严谨，中宫紧密，而把每字的主笔引写伸长，显得气势奔放，疏密相间。根据字形不同，而能左右、上下、轻重，都写得疏朗虚和，向背相让，使每个字都达到四边俱备，八面玲珑，气韵生动，恰到好处。

欧阳询的书法作品留传到今天的，楷书有《徐州都督房彦谦碑》，简称《房彦谦碑》，《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简称《化度寺塔铭》（均七十五岁时作），《九成宫醴泉铭》（七十六岁时作），《虞恭公温公碑》，简称《温彦博碑》（八十一岁时作）及《皇甫诞碑》（无年月）。《房彦谦碑》字体介于楷隶之间，书法紧健峭厉，极存六朝气息，从中可以看出欧字的书学渊源。由于是欧书传世的唯一隶书作品，所以历来被世人所重视。《化度寺塔铭》，成就在《醴泉铭》之上，书法极醇古，丰腴润泽，笔力雄浑，意态静穆，兼有诸碑之长，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也是千余年来楷书中登峰造极的作品。此碑原石北宋庆历年间被毁，传本多为翻刻，据考证唯四欧堂藏本为原石拓本，原拓难得，孤本尤为可贵。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评论此碑说：“笔短意长，雄健弥复深雅，评者但谓是直木曲铁法，如介冑有不可犯之色，未尽也。”稍后的《九成宫醴泉铭》，是他的奉敕之作。碑文记载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九成宫避暑时

发现涌泉的事。此碑书法，笔力刚劲，纤浓得中，腴润有致，点画工妙，意态精密，浑厚沉静，气韵生动，为历来学书的人所推重。他的《温彦博碑》，是晚年精心之作。其字谨严精劲，气韵平正清穆，成就在《醴泉铭》、《皇甫诞碑》之上。《皇甫诞碑》，也称《皇甫君碑》，明代安世凤认为是隋时所书，是欧阳询青年时代作品，但从碑文看，当为贞观初年所作。此碑在传世欧书中书写最早，写得流丽妍秀，用笔极峻拔险峭，杨大瓢评论此碑时说：“信本碑版，方严莫过于《邕禅师》，秀劲莫过于《醴泉铭》，险峭莫过于《皇甫诞碑》，而险峭为尤难。此《皇甫诞碑》之所以贵也。”上述各碑，被后人誉为唐人楷书第一。此外，据唐代刘餗《国史异纂》里说：“开通元宝钱，武德四年铸，其文乃欧阳率更书也。”可见他的字受到何等重视。综观欧阳询的楷书，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十分严格的程式，因此最便于初学的人临摹，所以对后代的影响也就更大。同时也由于欧字规矩严格，结体平稳，端正至极，所以后世科举取士，就把欧字定为考卷的标准书体。结果就演变成了被人们讥笑为毫无生气、刻板呆滞的“馆阁体”。这种书体实用价值虽大，但是已经失去了个性特点，成为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死板书体，不能把它叫作艺术。这当然不能归咎于“欧体”字，更不是欧阳询的过错。不过却可以提醒我们，学习欧字必须对这点加以注意。

欧阳询传世的行草书有《张翰思鲈帖》、《仲尼梦奠帖》、《史事帖》、《卜商读书帖》、《行书千文》、《草书千文》及《临兰亭序》数种。其中《张翰思鲈帖》为行楷书，体势纵长，笔力劲健，气韵贯通，下笔锋利，笔画丰腴清挺，结体严整，不失法度，墨迹传世，尤其可贵。帖后有一跋语说：“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至于他的《仲尼梦奠帖》的清劲绝尘，为一时之绝；《史事帖》、《卜商读书帖》的斩钉截铁，凝重有力；《行书千文》的转折自如，疏密适度，都能各以其长，争奇斗艳。传为欧阳询临摹的《定武兰亭》，以其严密雍容之中含有流动之精气，被称为深得右军之神髓。因此宋元以来人们不惜以重金求购。他的《草书千文》流入日本，日本中村不折评论说：“此为欧书中草法杰作，而其活泼之笔触，能在此帖中见之。”

欧阳询的书法之所以能成为“欧、颜、柳、赵”四大书体之一，是和他善于博采众长，创造性地学习前人书法密不可分的。他一生嗜书成癖，苦心钻研，终生不懈。《新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欧阳询在旅途中见到晋代索靖书写的一块碑刻，就停下来观摩。之后离去，走了几里路后又返回来观摩体会，站得疲倦了，索性坐下，直至宿于碑旁，三天之后终于体会到了索靖的笔法，这才离去。他是如此精思善学，因此才达到了象他同时代的大书法家虞世南所称赞的，能“不择纸笔，皆得如意”的那样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他的书法早在隋朝时就有很大的名气，人们得到他的尺牍片柬，都当作楷范来临摹。甚至连高丽国王也酷爱他的书法，不惜派遣使臣，携带重金到唐朝求购欧阳询的书法。高祖李渊听到之后赞叹说：“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

欧阳询的书法，不但在当时获得了极大的声望，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极为深远广泛的影响。历代书法家、评论家都对他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一书中说他“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又说他“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真行之书，虽于大令（王献之）亦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宕流通，示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自羊、薄以后，略无勍敌。唯永公特以训兵精炼，议欲旗鼓相当，欧以猛锐长驱，永乃闭壁固守”。这个比喻是很形象的道出了欧字的特点的。关于他的“险”，清代书法家梁巘在《评书帖》中曾有评论说：“人不能到而

我到之，其力险；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笔险。欧书凡险笔必力破余地，而又通体庄重，安顿照应，不偏不支，故其险也，劲而稳。”关于他的飞白书，唐代大书家徐浩也称赞他“旷古无比”。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评论说：“其正书，纤浓得中，刚劲不挠，有正人执法，面折廷诤之风；至其点画工妙，意态精密，无以尚也。行书黜纠蟠屈，如龙蛇振动，戈戟森列，自成一家。八体尽能，而飞白尤精，今恨不及见也。”清代包世臣则把他的书法评为“如饿虎而愈健”。明代项穆认为欧阳询的真书“出类拔萃，固非随波逐流者也”。清代朱履贞评欧临《兰亭》为“飘扬俊逸，旷绝千古”。宋代刘克庄酷爱欧书，曾从友人处得到一本《化度寺塔铭》，但缺最后三行，觉得是件大憾事，于是多方搜求，经过十年努力，才得以补足。他异常高兴，于是赋诗一首说：“端平（南宋理宗年号，公元1234—1236）曾叹阙三行，淳佑（理宗年号，公元1241—1252）重来为补亡。收拾一碑劳十载，此生凡事不须忙。”

古代书法著述中，传为欧阳询所著的，有《八诀》（一称《八法》），《转授诀》，《用笔论》等。他在这些著作中谈到的书法见解，是他书法艺术实践的结晶，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的见解。比如他认为在写字以前，必须精神高度集中，严肃庄重，做到“澄神静虑，端己正容”，这样才能“秉笔思生，临池志逸”。他认为作字要“意在笔先”，讲究字势；运笔要稳健流畅，挥洒自如，“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笔画要“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又不可瘦，瘦则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他所追求的是这样一种艺术境界：“刚则铁画，媚若银钩；壮则嘬吻而嵒嵒（高峻的样子），丽则绮靡清道。若枯松之卧高岭，类巨石之偃鸿沟；同鸾凤之鼓舞，等鸳鸯之沉浮。仿佛兮若神仙之往来，宛转兮似兽伏龙游”。这是一种极高的书法艺术境界，他自己的书法艺术实践，可以说是达到了这种境界的。





化度寺故僧豈禪師舍利
塔銘

古庶



某之

率更令



蓋聞人靈之貴天象攸憑
稟仁義之和感



窮理盡性通幽洞微

端宗其道者三

殊源異軌類聚群分或

功勞而實要文勝則

史禮也 控鶴乘鸞

有數風之論 霞卿

捕影
 方窮死生之變大對
 知齊群品極衆妙
 冠世宗以立
 之說教萬古夫性與天道
 起協神交昭照靈心證神

律觀則有化度寺

師者矣禪師俗姓郭氏太

原不休人昔有周氏積德

累功慶祚長世分星判

郭

郭

秦時人倫依焉聖賢遠烈
并兼
平壇風猷又昭
保明典禮裨師含靈福地
雅秀華宗
沉靜率由至道冥符上德

曰哉成塔發自慧平仁心

救蟻始於廿歲

門多貴仕時方小學

上平始自起處便觀入室

精勤不倦聰敏絕倫

尤明老易然雅有志

尚爲遠俗情以之得無伏
齊釋典風鑒疎朗豁然開
悟聞法微妙毛髮同
今聽諸月之圓像身心俱
淨於此錙銖輕寃糟粕止
皆年二十有三歲入道